鲸落

0

“你想看鲸鱼吗？”

高杨问这句时龚子棋刚结束，还没从他身体里退出去，就着结合的姿势上身全压下来，趴在他背上喘气。两个人的汗交融到一起，心跳从胸腔传到后背，龚子棋按着高杨肩膀，大腿根还抵着他软绵绵的两片臀瓣，再向上就是略微凹陷的后腰。高杨肩宽，往下倒是腰细臀窄，虽然没什么肌肉，光看骨架大概勉强能算个倒三角形。

龚子棋沉浸在自己天马行空的世界里，喘着喘着才反应过来要搭话，声音正好沖着高杨耳根：“干嘛突然问这个？”

高杨被他压得呼吸困难，手肘用力怼过去，推开他坐起来，边捂耳朵，抓过垫在身下的毛巾，把小腹那点精液仔细擦干净了。

“就当毕业礼物……”

“你等等先别动。”

他僵在原地，龚子棋忽然凑过来，手指往他臀缝间一抹，带出满手精液，顺手在毛巾上蹭了一把，蹭得随意，指节还残留了些浑浊的粘液，突发奇想的，食指一勾全刮到高杨鼻尖。高杨不干了，抬起膝盖狠狠顶了他一道，顶得他捂着腰哎呦哎呦地倒床上叫唤，一半疼的一半装的。

高杨转头就翻个大大的白眼，围着毛巾去洗澡。龚子棋趴在床上，看他拉上浴室磨砂的玻璃门，扯着嗓子喊了句：“什么时候！”

门里哗啦啦地响个不停，龚子棋躺着发呆，伸手去摸枕头底下的手机，就在这时水声停了，高杨拉开一条门缝，露出个顶着满头泡沫的脑袋和挂着水珠的半边身子：“你挑时间，我今年攒的假还没用过。”

1

也不知道“约炮约到房东”和“看房遇上炮友”哪个更尴尬？

龚子棋到湾区的第一年，异国他乡，什么也没准备，在同高中的学长家借住几天，把时差倒过来了，才不慌不忙开始看房子。他加了能有七八个二手群租房群室友群，随随便便看了几条招租信息，也没细挑，就点开一条长图见装修风格是他喜欢的极简主义，宽敞亮堂，地理位置也合适，立刻私聊房主约时间看房。

高杨的公寓是他去年圣诞前刚买的，美国人工效率奇低，拖拖拉拉装修完毕已经五月了。因为是新房，他开的租金略高，两个月来不少人问过了，都没谈下来，这回难得碰上个不拖泥带水的。

他们约在周六下午，正好让高杨能补个懒觉，中午煮锅面条，简单收拾一下家里，再冲个澡，神清气爽换了身平整的衬衣。吹完头发他对着镜子前的香水犹豫了五秒，放下又拿起来——当然不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房客——这周末李向哲轮值，随时可能要加班，所以他约了新认识的炮友。

香水的泵头刚摁一下，外面门铃就响了，他放下瓶子去开门。门外的男生因为天热把两鬓的碎发扎了起来，一双正在发呆的下垂眼显得有点凶，宽松的T恤和短裤，普通的休闲打扮加上头顶的辫子和粗项链，仿佛又带了点嘻哈元素。

高杨愣了：“怎么是你？”

龚子棋也没想到。他先前在交友软件上划拉半天，好不容易挑中一个男生，对方主页干干净净没什么废话，相册里最新两张是海滩落日。男孩坐在沙滩上，略长的刘海被海风扬起，笔直的两条腿吸引了他的目光。龚子棋的取向简单明了，无论男女，他都喜欢这种皮肤白净身材高挑的大长腿。

谁知未来房东会和炮友撞脸，他稀里糊涂对着手机又看了一眼，抬头确认：“你是高杨？叽歪欧恩？”

前一个念的是微信名，后一个是交友软件上的ID。

“是我。”高杨在圈子里也算见多识广，很快淡定回来，把人招呼进屋，关门的一瞬间抓着把手深呼吸，再转身就是一个如沐春风的笑容，“你是龚子棋，Russell吧？”

当初他把Russell的相册草草翻了一遍，健身吸猫玩音乐，简直翻版李向哲。意外的是网络上不拘小节的沧桑帅哥刮了胡子，看上去居然有点幼齿，从狼狗一下子变成小奶狗，手舞足蹈问他这里一块空地能不能加个跑步机，那里能不能放台电子琴？没等高杨答复，他吸了吸鼻子：“好香。”

高杨巧妙地后退半步，拉开些距离：“有吗？”

“跑步机和电子琴我看好了找人搬过来，”龚子棋岔回刚才的话题往下说，“等哪天退房我再想办法处理掉，你看行吗？”

“行呀。”

爽快的房客碰上好脾气的房东，两室两卫的公寓不用十分钟全转完了，当下就决定要签合同。高杨印了份详细的合同出来，把需要填资料和签名的几处都细心拿签字笔圈好了，交给龚子棋过目：“房租两千每月，押金我先收五百，将来你屋里有什么要修要补的，维修费好从里边扣。这个月也没剩几天了，我们就从八月开始算吧？你要想提前搬进来也行，我就不额外收你钱啦。”

龚子棋装模作样拿着几张印满英文的A4纸点头发呆，高杨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照片里是个清秀的小男生，可听他讲起话来条条是道，倒也没有明显的精明和算计，有点像他高中的历史老师，说话和和气气慢条斯理的。

签好了文件，高杨问他押金和首月租金是打算现在付还是搬家那天付，龚子棋摘下挎包掏出一本支票。他第一次写国外的支票本，连猜带蒙地填完了，高杨凑过来点着右上角说这里要填地址。

“啊？那我现在住在朋友家，是填他的地址还是你这里啊？”

高杨知道这回碰上小朋友了，好笑又无奈，耐心给他解释：“填你银行卡绑定的地址就好。”

于是他就看着龚子棋弯腰趴在茶几上，一笔一画写下了李向哲的住址，写完了递给他，再自然不过地：“挺好闻的。”

——连品味都一模一样，高杨有点不好意思地垂眼笑了，他自己其实更倾向清爽一些的香型，但李向哲就很喜欢这种微微带点奶香的，像一块甜丝丝的椰奶硬糖。

他把支票夹进合同里，随手就放在茶几上，问龚子棋今天还有别的安排吗？龚子棋大大咧咧靠在沙发上说没有啦，脑袋一歪正好转向高杨这边，话说得直白却不带一点色情意味，简单的平铺直叙：“我就约了你啊。”

大下午的，距离夜晚还早，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行那苟且之事总还是不大好意思，高杨刚听说他是大一新生，初来湾区，便问他有没有去哪里玩玩？

“没，我这周二刚到的，”他揪着自己的小辫子，打了个呵欠，“光顾着倒时差了，白天睡觉晚上睡不着，我朋友又要上班……”

“不如我带你出去逛逛？”高杨朋友不算太多，平时喜欢独来独往，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惊讶了，手指下意识掩过嘴唇想把话咽回去，又局促着很快落下。说都说了，小朋友点点头表示听从安排，他只好揣上钥匙难得尽一回地主之谊。

高杨的车是一辆夸张的黑色越野，吉普牧马人，他拉开后车门把刚捎带的两件外套扔进去，挽起的衬衫袖口底下是白瓷似的一截手腕，和黑色的方向盘形成过于鲜明的对比。

“嚯！”龚子棋绕着车转了一圈，才依依不舍踏上副驾系好安全带，“还挺潮。”

“嗨，随便开开罢了。”这车看着唬人，实则鲜少被他拿来跋山涉水，十有八九用作通勤。李向哲说了几次他车买得大材小用，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确实任性了，只顾着喜欢就买。开车的任务交给李向哲，他懒洋洋地窝在副驾里，嘴上也不放过揶揄一把：“不等着哲哥有空带我飞么？”

李向哲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撸猫似的往他头顶薅一把，说一定一定，下回带你去LA，开一号公路。只是一群好友时间总也凑不到一块去，下回便永远只能是下回。

高杨打开车内空调，歌单里随便点开首德语原声带，扶着副驾的椅背向后张望着倒车，龚子棋乖乖坐定，又闻到了那股甜甜的牛奶香，让他想起晚自习爱喝的草莓牛奶。

哪怕加州夏日的阳光再毒辣，海湾也与周遭仿佛处在两个季节，风从太平洋海面吹过来，把金门大桥吹成泠冽的寒冬。龚子棋刚下车还嫌弃高杨手上的羽绒服，非得被他凶巴巴瞪一眼才不情不愿捎上件皮夹克，结果没走到桥边就被劈头盖脸的冷风吹得说不出话。

高杨揣着手把自己裹成个一摇一摆的企鹅，慢悠悠叫龚子棋把衣服穿上：“我说了吧，不听老人言。”

“拉倒吧你！”龚子棋看他得意起来像个被奖励糖果的小孩，没忍住笑了，不给面子地驳回去。高杨的外套他穿着刚好合身，就是有些薄，勉勉强强能挡风，得亏他一身肌肉才忍住了在寒风中没哆嗦。

沿着桥上人行道一路走一路迎风听高杨跟个半吊子的导游一样，介绍完桥连接的两岸，附近的港口码头，到了路中间，他停下步子，眺望着远方波光粼粼的海面，不合时宜忽然冒出来一句：“金门大桥又名湾区自杀胜地，每年都有从这儿跳海的。”

海风吹过脖子冷飕飕的，龚子棋还没从机械化地点头附和模式恢复正常，当下就愣了两秒，又听他说：“太平洋的水温特别冷，正常人在水里根本坚持不了几分钟。”

高杨还揣着手，刘海被风吹成凌乱的中分，耳朵尖冻成淡淡的粉色，让他白得透明的肤色有了那么些实感。他偏过头，见龚子棋一脸呆滞，才意识到两句话连在一起好像容易产生歧义：“别这样看我啊，水温那个是我浮潜的时候听教练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啊，”龚子棋嘴角一咧陷下去一对浅浅的酒窝，大大咧咧搭上高杨肩膀，也不管对方是不是比他高出一截姿势别不别扭，“是你自己想多嘞！”

男大学生精力无限，在外头逛了一下午还活泼乱跳的，高杨停好车，活动活动僵直的右腿，回想起他自己初来乍到那年，也是懵懵懂懂又莽莽撞撞。

十八岁的高杨跪趴在床上给李向哲口，学长从床头摸出一瓶润滑，贴心地倒在手上捂热了，往他身后探去。异物进入身体的瞬间他有点紧张，嘴里还含着龟头，眼睛不安地向上瞟，李向哲掰开他两片臀瓣，大手往他身下连带着睾丸那处揉了两把，叫他放松。

十八岁的龚子棋坐在床上让高杨叼着阴茎，从下至上仔细地舔弄，末了吞进嘴里进进出出地吸吮， 柔软的口腔和温暖湿润的咽喉刺激得他头皮发麻，按着高杨脑袋说够了。漂亮的男人张开嘴，一条银色丝线从嘴角一直连接到性器顶端，晶莹的涎液串成露珠一路下坠。

高杨拉开床头抽屉，里面有一盒开封的安全套，还剩下大半盒：他是个体验派，和熟人做爱更喜欢被内射得满满当当，就算事后需要多花时间清洗也不打紧。不过和龚子棋是第一次，保险起见他还是扔过来一片，龚子棋扶着他的髋骨，指头戳开扩张得差不多的小洞，带出一点润滑液，另一只手抓着袋子，牙齿咬开，熟练地给自己套上，对准了往里一顶。

高杨忽然想起什么，抓着被单回头问他生日是哪天，龚子棋埋头往里闯，他扩张得粗糙，高杨里面还是紧的，他费了点劲才顶开，戳在一片柔软紧致的肠壁里。

“一月四号，我满十八了。”他俯下身，压在高杨背上，故意咬他耳朵，“怎么？未成年就不能干你啦？”

高杨被他冲锋陷阵的攻势弄得腿都软了，跪不住，趴在枕头上咬自己手臂，实在憋不住了才从嗓子里漏出几声哼哼。他实在是羞，被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男生干得满面潮红，水从穴里一直淌到大腿，龚子棋那么粗的几把都堵不住。他往高杨腿上摸了一把，恶作剧地把湿漉漉的掌心全数抹在他侧腰，高杨回头瞪他一眼，龚子棋掰着他腿把他翻了个身，从正面重新艹进去，这回他满眼的春色无处可藏，对上龚子棋的眼睛，别扭地咬着嘴唇别开目光。

龚子棋卯足了力气艹得又狠又准，还喜欢抓着高杨脚踝竖起他两条腿搭在自己肩上，让他腰部悬空只能夹紧了身下。他硬撑着坚持着，还是先射了出来，射完整个人瘫倒在枕头堆里喘气，龚子棋还不放过他，将他汗津津从床上捞起来，坐在自己身上，托着一上一下，几乎整根拔出再完全没入。

高杨趴在他肩头，死死咬着肩膀硬邦邦一块骨头连皮带肉，咬出个牙印来，混着涎水滑溜溜的一片。他拍拍高杨的背，哄孩子似的：“快了，再坚持一下。”

这一坚持就坚持了二十分钟，他加快频率上上下下，总觉得快要射了但就是还差一点，艹得高杨小腹一抽一抽，坐不住了，龚子棋才将他又放倒，趴下去叼着他一边乳头吸吮，在那抽搐得胡乱抖动的肠道里奋力冲刺了几下，终于结束。

高杨推开龚子棋，肠子里还搅成一团抽得厉害，让他忍不住蜷成一团，男生结实滚烫的后背贴过来，手掌覆上来帮他揉肚子。好一阵子才平缓过来，龚子棋扯了两张纸来帮他擦去脸上混在一块的各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液体：“你还好吗？”

他挣扎坐起来，神色疲惫说要去冲个澡。

龚子棋把床头灯旋钮调亮了一些，这时才腾出注意力来打量四周，书桌上除了电脑就数那厚厚一叠书最醒目，从python、java、php到算法进阶与模式识别，最上方架着副细框眼镜。除了这些，左手边的小书架上也摆了些历史与地理图鉴，诗集与哲学伦理。高杨裹着浴袍出来，就见到龚子棋光着身体坐在床上，一动不动，肌肉线条像一尊古希腊的石膏像。

“你是搞IT的？”

“对。”高杨洗澡前摘了隐形，高度近视外加散光必须摸到眼镜才有安全感。他从衣柜里翻出一沓刚拆封洗净还未穿过的干净内裤，扔了一条过去，叫龚子棋在这睡一晚，“明天我送你回去。”

舒适温暖的床铺当然好过合租房的客厅沙发，龚子棋乐得答应了，又自言自语说你看着不像啊。

“不像什么？程序员吗？”他翻出一套干净的睡衣，是李向哲的，不知道小朋友穿着会不会有点大，“你是不是觉得码农都得穿格子衬衫和大裤衩？”他把睡衣照着龚子棋身上比了比，好像差不多，再抬眼一不小心就四目相对：“stereotype。”

刻板印象。意外应景的一个词，回想起来从见面至今，两个人好像就在不断地树立与打破对彼此的刻板印象。

“我习惯裸睡。”龚子棋没接高杨的睡衣，站起来自然而然亲了亲他的额头，是情爱过后纯粹的晚安吻，就像小时候被爸妈哄着入睡。

前两天还在与时差斗争，直到天亮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龚子棋今晚意外睡得还不错，他中途醒了一次，抱着高杨迷迷糊糊又睡着了，梦里坠入一片银色的星海。

清早起床，房间里就剩他一个，他揉揉眼睛洗了把脸，循着香味找到餐厅，见高杨在厨房做煎蛋吐司，盛了两个碟子摆在餐桌上，问他要喝咖啡牛奶还是果汁？他抓抓头发问有可乐吗？没有啊……那就果汁吧。

中午高杨送他回李向哲的住处，路上商量好了，龚子棋说他行李不多，要能等他半小时，他收拾完今天就能搬过去。高杨看了眼时间，还早，想说下午有空还能带他去趟超市，新生嘛，总免不了要添些日用品。

这地址高杨来过许多趟，轻车熟路开到独栋的房子门前，不用指路就知道该在哪里靠边停车，龚子棋跳下车，见他没有要下来的意思：“不进来坐坐吗？”

“不啦，”他摆摆手，“我在车里等你。”

听闻借宿的小学弟突然要搬家，李向哲帮他把二十八寸的行李箱搬下楼梯，门打开外面一辆熟悉的黑色越野，车主人长长的手臂搭在车窗上，支着脑袋冲他笑笑。

“高杨？”

龚子棋提着箱子越过他：“你们认识？”

何止认识，湾区华人圈子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gay圈就更小了。李向哲把箱子抬进后备箱，绕到前面去和高杨说话，龚子棋还在后面吭哧吭哧整理他的行李箱背包篮球和昨天刚到的滑板。

显而易见的事实，李向哲大概也能猜到答案，只是不问出来心里就总有只猫，百爪挠心的，挠得他不得安宁。他弯下腰，隔着道半开的车窗，把声音压低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范围内：“你们睡啦？”

“睡啦。”高杨还是那副言笑晏晏的模样，没来得及多问，他听到后备箱合上的声音，眼神向后瞄到龚子棋过来了。

“行，那以后再聚！”李向哲单手插着腰，朝他们挥了挥手。

深色的车窗渐渐升起，龚子棋绕到车的另一边，拉开门跳上了副驾驶。

2

第二次睡到一起去是龚子棋搬来高杨公寓的不久之后。

八月初，距离正式开学还有大半个月，准大学生每天赋闲在家，通宵达旦跟国内朋友连麦打游戏，日子过得昼夜颠倒。等龚子棋意识到该调整作息了，夜里早早地上床又闹起了失眠。

他抱着枕头去隔壁，敲了半天门里头也没反应，小心翼翼推开一条门缝，高杨坐在床上听歌看书，见他来了，摘下耳机：“怎么了？”

“哦，没事，我睡不着，来你这儿坐坐。”说着没等主人招呼就主动钻进被子里躺下。

“睡不着难道要我给你唱安眠曲吗？”高杨把耳机和书搁床头柜上，大男孩躺在身侧，脑袋枕着手臂，展开一片白花花的胸肌，还没干透的头发睡得乱七八糟，漆黑的眼珠子就这么直勾勾望着他，小狗一样纯良又无辜：“你唱。”

他哪有什么哄人睡觉的经验，随便哼哼两句词也忘了，索性反悔不唱了，抽屉里翻出一罐软糖扔给龚子棋：“喏，褪黑素。”

“哈？”他没接稳，塑料罐子滚到两个枕头之间，捡起来一看里面小熊形状的橡皮糖就笑了，“还葡萄味？这么可爱的吗？”

“不要还我！”高杨脸红了，伸手去抢糖果罐，有心装作生气瞪他一眼，可惜眼神柔软没什么威慑力。鬼使神差的，龚子棋抓住他手腕，扶着他肩膀跪坐起来，非要高出一截再低头吻下去，含着两片唇瓣吸吮舔舐，罐子掉到床上，滚进膝盖压出来的一片凹陷山谷。

龚子棋在这方面堪称经验丰富，吻技优秀得不像个刚成年的准大学生，他循循善诱，攻守的尺度掌握得刚好，不会让人感到明显的侵略性，却也透露出些微占有意味。高杨被他亲得眼镜都迷上一层水雾，嗓音也略带沙哑：“别闹太晚。”他感觉到龚子棋胯下贴着他的小腹，仰起脖子方便男孩埋头含住他的喉结，喘息说明天还要上班。

做成小熊软糖的褪黑素效用能有多大龚子棋没体验到，倒是又一次身体力行证实了做爱有助睡眠。高杨后颈的味道换成了带着温度的沐浴露清香，龚子棋睡着睡着手脚就缠上去，枕边人胸腹都是软的，与自己不同，像个口感绵密的糯米团子。

只是社畜工作不算清闲，平时没精力总跟大学生搅在一块儿胡闹。好不容易到了周末，龚子棋下午打完球回来，浑身湿得跟水里捞出来似的，随手把球衣扯起来兜头一擦。高杨收拾齐整了正要出门，龚子棋隐约嗅到空气里又带上了那股甜甜的牛奶香味，随口问他要去哪？

他靠在门边穿鞋：“出去吃个晚饭。”

“晚上回来吗？”

“回呀。”

龚子棋早早下载了一部电影，盘算着周末高杨有时间，趁机活络一下室友感情，没想这一等就等到了夜里十点来钟。他在房间无聊地划拉选课页面，没关房门，清晰地听到外面传来另一个男声，低沉到听不清内容，于是按着鼠标滚轮的手指僵硬了，页面上大段的课程介绍变成一连串乱码飘远了。他撑着下巴听见高杨回了句什么，没有开灯，啪嗒啪嗒的脚步径直走过来，龚子棋没来得及关门，犹豫着往屋外瞥一眼，和李向哲打了个照面。

“Hi，又见面啦。”对方也有点尴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所幸他一眼瞄到了房间里的电子琴，转移话题，“你还真买了个电子琴啊——我能进去吗？”

“进，你随便看，” 龚子棋专业是音乐制作，他咬着笔杆坐在电脑椅上一路滑过去，趴着椅背听李向哲弹了段流行小调，“有个琴在好找灵感。本来我还想在厅上搞个什么器械，看小区健身房还行。”

他回头，想指客厅的方向，高杨笑盈盈倚在门边。俩男生从健身聊回乐器，李向哲说什么时候把吉他带过来，合奏一段呗，龚子棋一口答应，突发奇想又说要跟他学吉他。

“没问题，嘿，高杨也说要学，说一年了，”他扬起下巴，目光越过龚子棋，刻意上扬了音调，“是不是啊，高杨？”

猝不及防被点到名字，高杨有点惭愧地低头笑笑：“下次，下次一定。”

龚子棋横在两人中间，闻到李向哲身上醇厚的酒味，再望向高杨，便从那道飞扬的眼尾读出了一抹若有似无的旖旎。他心知肚明，高杨既然能和自己约，自然也能约别人。他无权干涉房东私生活，也犯不着为了这么点小事心怀芥蒂。李向哲出去顺手帮他把门关严实了，龚子棋戴上降噪耳机，打开电影一个人看。

美国人造房子十有八九隔音效果奇差，高杨装修的时候特地加厚了两间房的墙壁，然而隔壁的水声一响，连带着龚子棋这边浴室的水管也跟着稀里哗啦。电影放到一半，他去厨房倒冰可乐，回来路过走廊，听见高杨一声惊呼，声音又轻又快地划过去，像猫跑过窗台，一眨眼就没了痕迹。

龚子棋摇头笑笑，进屋关门。

高杨刚那一声叫的是：“你别把我摔了啊。”

他坐在洗面台上环住着李向哲的腰，忽地被他结结实实托着腿与臀一把抱起来。他吓一跳，下意识地搂住对方脖子，两只脚踝绕到背后去锁得更紧了。李向哲抱着他从浴室到卧室，边走边干，没有刻意抽插，光是走路就能带动阴茎在高杨因为紧张而不自觉收缩的甬道里摩擦。

李向哲一身肌肉不是白练的，抱着人走到床边才放下，两人俱是松了口气：“你还挺沉。”

高杨扑哧笑出声：“我一米八七啊哥。”

“有吗？”

印象中小孩刚来美国那时也就一米八出头，像只乖巧温顺的小绵羊，不声不响的，挨操的时候嘴里总得咬个什么，枕头或者手背，硬是要把呻吟吞进肚子里，被操得狠了才情难自禁，牙齿缝里泄出几声小猫一样的嘤咛。后来李向哲毕业，去西雅图工作了四年，再调回三番见到高杨，他整个人拔高不少，站在金圣权身边都显不出什么差距。

怎么有人二十好几了还能长个啊？李向哲站在床边，举起高杨两条腿，艹着艹着就开始胡思乱想。高杨挣扎着要坐起来，身下除了被死死钉在床上那一处，再没有别的受力点。

“哲哥……”他以肘撑床，勉强才将距离拉近一点儿，扳着李向哲肩膀让他低下来。李向哲索性暂时放开他，调整了姿势，一只膝盖跪到床上，把人搂紧了如他所愿补上一个绵长的吻。

当年高杨本科毕业，李向哲作为前辈想给小学弟在公司留个内推名额。雨天他靠在窗边给高杨打电话：“西雅图是个好地方，很文艺，很浪漫，”夜风吹着雨点打在玻璃上，拉出远处一道道模糊的闪烁光点。他说：“我猜你会喜欢这里。”

结果高杨没承他的情，说是想再读个硕士，听说研究生比本科生抽中工作签证的几率要大一些。

“在想什么？”高杨看他走神半天了，干脆趴下来重新含硬了，自己扶着坐上去。

“啊，没什么。”李向哲嫌他动得太慢，握着腰几个挺身顶得高杨腿一软，完全坐下去差点把肠子都给顶穿，始作俑者还颠着大腿在他身体深处一颤一颤，顶端狠狠碾过几处褶皱，最后两人几乎同时射出来。

高杨含着一肚子精液趴在他身上喘气，听他慢腾腾把话说完：“看到子棋我就想起和你刚认识的时候。”

隔壁插进来一句突兀的：“我靠！给我加血啊血包在哪？！”

墙这边的两人相视一笑，高杨被李向哲说话时胸腔的共振震得耳朵也嗡嗡响，翻个身躺在旁边打呵欠：“我可没他那么有活力……”

高杨在硅谷上班，不像国内IT行业需要996，每天只工作八小时，然而同事之间竞争压力大到不行，入职第一年焦虑得天天掉头发，往后渐渐看开许多，心态才好些。工作原因，他平时偶尔和龚子棋上床都极其克制，干到最后拖得太晚，几次都是给小孩打或口出来，省得第二天腰酸背痛。

又一个周末两人窝在沙发里用电视投屏追剧，片尾屏幕转黑，龚子棋单手揽上高杨的腰，自然的亲昵，趴在他肩头问他晚上有约吗？

“我约了李向哲，”他揉揉男孩乱糟糟的短发，脖子被胡茬蹭得有点痒，禁不住就想笑，“你要不介意，可以跟我们一起。”

龚子棋不是第一次三人行，不过和两个男生确是第一次。他是第一个在床上脱得一干二净的，高杨还穿着上衣，面对面坐在他腿上互相给对方撸。李向哲尽职尽责给高杨做扩张，等到穴里水混着润滑沾了他满手，才脱去内裤，让高杨跪趴着，抬起腰，他好从后面进去。

下面被填满了，他只好俯下身给龚子棋舔几把，李向哲肏得很温柔，让他勉强能分出点精力认真吞吐，从底下睾丸一路吃到顶端龟头的褶皱，再整一根由浅至深含进嘴里触及喉咙，含得龚子棋又一次感慨：“艹，你好会吸。”

“后面的嘴也很会吸。”一句话说得高杨差点呛到。

李向哲主动和龚子棋换了个位置，他注意到李向哲没带套，纠结了一下，高杨回头看他，微微地蹙起了眉头似在催促，他心一横，直接捅了进去。被性器深度扩张过的甬道松紧适中，主要是水灵灵的，少了一层塑料薄膜，触感更鲜明。他抽插了几下找准位置，对着其中某处反复地研磨，高杨被他接连不断的攻势干得有些恍惚，不敢轻易再给李向哲口，撸都撸得没什么力气。

“你别这样，”李向哲看不过去了，扶着高杨换了个姿势坐到自己身上，又开始温温柔柔地干他，只是每一下都推进到深处，耐心地开垦，“慢慢来，细水长流嘛。”

高杨总算有机会缓一口气，向后倒进龚子棋怀里，被他捏着胸口搂在怀里吻，底下灼热的硬物抵着后背乱戳，湿答答的，他手背到后面摸索一阵才抓住那根玩意，滑溜溜跟条鱼似的。龚子棋亲完了捧着他的脑袋，碎发拨到耳后去，特地对着耳朵：“摸到了吗？都是你屁眼里的水。”

两个男生在床上容易不知不觉就杠上，高杨被他们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轮流艹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内里一滩软泥一样熟烂通红，没忍住已经射过一回。那两人还远远没有要结束的意思，好像在比谁能坚持更久。

李向哲摸着他被龚子棋操得合不拢的穴口，若有所思问他要试试双龙吗？

“你确定？”没等高杨说话，小朋友先兴奋了，眼睛亮晶晶的流露出明显的期待，“我还没试过，你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只是很久没玩这么大了，上次还是去年，他们几个人开房群啪，玩得嗨了，金圣权和他的小男朋友一前一后干高杨，不单双龙还要加一枚扩张用的跳蛋，干脆就没取出来，双龙戏珠。那次刺激太大，到后来他直接被干失禁了，淡黄的尿液淅淅沥沥洒了李向哲一腿。

没良心的小情侣爽完了一边抱着亲热去了，跳蛋还是李向哲帮他取的，还好是有线的，就是埋得太深了，稍微一扯就带动肠子搅成一团地抽，又疼又爽，扯出一点又被他给吸回去，费了好大劲才完全取出来，喷得李向哲满手的白浊和淫水。

那好像还是李向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高杨这么狼狈，金圣权和张超在隔壁床搞得热火朝天，他们两个躺在一片狼藉里发呆看天花板。李向哲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想了想，说不算太坏，又揉揉腰抱怨这一出太折寿，少搞为妙。

既然已经过去这么久，高杨对上跃跃欲试的龚子棋，略一犹豫，还是答应了：“那就试试吧。”

万事开头难，扩张最难的也是入口，高杨被龚子棋以一个从背后抱着的姿势，软倒在他怀里挨操，小腹随着动作时不时突起一块，穴口对着前方张开。龚子棋试图掰开他臀缝硬是想挤进去一根指头，高杨小声哼哼说痛。还是李向哲从抽屉里翻出一枚跳蛋，熟练地在睾丸和会阴处一通乱震，抵着穴口震麻了，才勉强伸进去一指，勾着肠壁撑开，往内里不住抠挖。

“疼吗？”

“还行。”高杨看着李向哲又加了一根指头，忐忑地抓紧了被单。李向哲注意到了，空闲的左手覆上他手背，十指相扣叫他放心。龚子棋掰着他大腿分开，一时腾不出手，低头去够他脸颊，细细碎碎吻到嘴角，高杨侧过脸配合他，分不清是谁的津液顺着纠缠的唇舌淌到下巴上，李向哲趁机又进去了第三根手指，问他爽吗？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高杨别开眼，嘴上还犟着，身体已经代为回答：李向哲后来那几下几乎是对着他腺点按摩，揉得他刚射过的性器都硬了，顶端冒出晶莹的水珠。龚子棋又停在他身体里，一深一浅，让他底下不住地淌水，李向哲手指抽出来带出的液体都能连成丝线，正好充作润滑，把方才冷落了好一会儿的分身撸硬了，一股作气闯了进去。

两根长度和粗细都不容小觑的阴茎插在身体里，李向哲才进入一半，高杨就挺起腰掐着他肩膀急促地惊叫一声，双腿不受控制在空中乱蹬。肠壁上每一道褶皱都被撑开到极致，他错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个橡胶套子，牢牢地箍住两人。

李向哲有的是耐心，等他汗涔涔说好了，才慢慢动起来，和龚子棋交错着抽插。身下完全被填满了，每个细节都被两个男人温柔地操到，高杨仰着脖子倒在龚子棋肩膀上，呻吟都颤抖着变得断断续续。

偏偏两人还不放过他，李向哲弓起背去叼他乳头，舌头逗弄着乳尖的小孔，咬完了这边又啜一口那边。龚子棋握着他挺立的分身给他打，嘴里也没闲着，吸血鬼一样轻轻啃他脖子。这般全方位夹击之下，高杨很快在龚子棋手上泄了第二发，好在他们没有闹得太久，默契地同时加快了频率，一前一后几乎同时射在高杨身体里。

事后高杨到浴室清洗身体，拒绝了李向哲的帮忙，自己一瘸一拐地走进淋浴间，洗面台上正好留了一包烟。他打开花洒和排气扇开关，任由水流打在地面蒸起的水汽顺着风口被抽走，自己坐在角落点了支烟。

上回群交搞到最后也是这样，他一个人坐在马桶盖上抽烟，使用过度的穴口红肿着吞吐液体，下身一片泥泞。酒店的房门开开合合，有新的人加入，一墙之隔外两个男低音一唱一和，一听就是李向哲在艹代玮。陆宇鹏人是来了，没见过这等场面差点就给劝退，被张超软磨硬泡劝进屋，对话就发生在卫生间门口，高杨听得清楚，他躲在灯下，哑着嗓子无声笑了一下。

后来卫生间门被打开，贾凡衣冠齐整，看见高杨先是愣了一下，罔顾他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干涸的还粘稠挂着的暧昧痕迹，扯过架子上大大的浴巾，抖开将他整个人罩起来：“别感冒啊。”

他拢着浴巾，叫贾凡再过来些，拉开他牛仔裤拉链，埋到他双腿之间。

时间回到当下，高杨一支烟还没抽完，龚子棋就进来了，穿过水帘光着身子走到他面前，单手撑着墙壁，一道阴影压下来，居高临下地对着他笑了：“你干嘛？贤者时间啊？”

“算是吧。”

龚子棋挨着他坐下，搂着他肩膀，好奇地凑过去吸一口他夹在指间的烟：“都潮了。”

花洒扬起的雨滴落在瓷砖地面，从池塘汇聚成湖泊与海洋，水蔓延到墙角，高杨垂下手腕把烟摁进水里，一片迷蒙的水雾中与龚子棋接吻。

3

大学生开学后比假期忙碌许多，十二个学分四门课，听上去好似很轻松，真正学起来才知道有多艰难。语言壁垒加上接二连三的随堂测验和大作业，龚子棋每天忙得不着边际，到家的时间比高杨还晚。从前偶尔还能一起坐下来吃顿晚饭，现在全靠外卖和快餐，卡着零点提交完报告，头昏脑胀去厨房下一袋速冻水饺。

客厅一片漆黑，龚子棋摸黑进厨房时没发觉，出来开灯才看见高杨蜷在沙发上看手机，屈着膝盖带动睡裤往上跑了点，伸出一对细细的脚踝。

“还没睡啊？”

“你不也没睡嘛，”他放下手机伸个懒腰，没戴眼镜，只朦朦胧胧看见室友端着个碗从厨房出来，便直起身子对着空气用力吸吸鼻子，没闻出什么香味，“煮的什么？”

“饺子，吃吗？”

高杨摇头，说大晚上的，吃多了不消化，说完捡起茶几上震个不停的手机。贾凡熬了六年终于快把博士读到毕业，他前两天刚通过答辩，睡了整整一天二十四小时，醒来给各路亲朋好友广发消息。高杨半夜上厅里检查窗户有没关严实，口袋里手机正好响了，就窝在沙发上和他聊了起来。

贾凡说他为了这场答辩瘦了三斤，得狠狠补回来，正好给委员会准备的两盒蛋糕泡芙还剩许多，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他全当零食吃了。“美国人的甜食做得啊，糖跟不要钱似的，齁死我了～”一句话仿佛在发语音，高杨都能脑补出他说话的语气，咬着手指吃吃笑出了声。

龚子棋坐餐桌边上吃饺子，一口一个，配上冰啤酒，灌进胃里浑身舒爽，抬头问他笑什么？

“我有个朋友，”高杨两只手捧着手机敲敲打打，答非所问，“明天晚上来家里吃饭。”

贾凡说他现在算一只脚迈过毕业门槛了，论文中期就写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导师看他这段时间准备答辩辛苦，干脆批了十天假，睡过去一天，接下来九天必须要安排得明明白白。

第二天正好是周六，龚子棋刚结束一科大作业，原想着总算有时间好好休息，没料到被人抢占了先机。他吃完了饺子，大大咧咧张着腿坐椅子上，晃晃手里剩下小半罐啤酒：“你们过夜吗？”

高杨眨巴眨巴眼睛，被他问倒了：“不好说。”

“我不管，”啤酒剩下个底儿被他哗啦啦倒进饺子汤里，碗筷扔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前特地朝着厅里喊话，“你明天要没空，周日我可提前预约啦！”

相处的日子久了，高杨一下子分不清他这是在命令还是撒娇，正好又有消息过来，他忙着回复没有搭话，不拒绝龚子棋就当他默认了，哼着歌儿在厨房刷碗。

贾凡和李向哲同届，只不过毕业后没直接工作而是选择读博深造。他这个博士读得好比修仙，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眼看着小学弟从本科到硕士再到现在工作两年半了，他自己总算捱到毕业。高杨开了瓶红酒给他庆祝，问他之后什么打算？

“继续读呗，找个post-doc，攒波论文，好走青千回国……”

“回去残害祖国的花朵吗？”高杨开起玩笑没轻没重，好在贾凡也不在意，酒过三巡他有点上头，抓着高杨吧唧亲了声响的，笑嘻嘻说我走了也会爱你呀。

高杨被他逗笑了，故作嫌弃往脸上抹一把：“少拿我跟你的小朋友比。”

贾凡博三那年给导师打工，做一个暑期夏令营，带高中毕业生上预科班。那时他就决定以后要回国——“我就是想吧，我们现在在这里做机器学习入门，会不会其实国内的小朋友更需要普及这方面知识呢？”

别人打断他说国内学术大环境不好，他振振有词：“所以更需要好的老师来做出改变。”

其实也有焦头烂额的时候。高杨和贾凡认识八年，比起炮友更像好友，上床的次数不多，其中半数以上同样是发生在博三这年。研究做到中期，数据不理想，算法不够好，导师永远不满意，永远要他“be creative”，只能沮丧承认自己不是天才。当时他们还是室友，高杨也忙着毕业找工作，刷题刷到半夜，贾凡敲门进来问他要烟。

比起抽烟更有效的解压方式是做爱，贾凡平时和和气气腻腻歪歪，在床上发起狠来能把高杨干得眼眶发红，压着他肩膀用力按进床垫里，肉体撞击的声音格外清脆响亮，回响在深夜的房间里，啪，啪，啪，啪。高杨哑着嗓子叫他轻点儿，他如梦初醒般松开手，身下雪白的背脊上印着两道红印子，让他冷汗顺着脖子就下来了。

“哎呀！怎么搞的……”他甩甩头，理智回归了就开始内疚，低头看见高杨两片臀瓣都红了，忙趴低了手指掰开他穴肉检查里面有没受伤，还好就是有点儿肿，洞口略微有些外翻的痕迹，“你不舒服跟我说，我这两天都不太对劲。”

高杨终于得了机会能喘上口气，反过来安慰他说没关系，跪坐在他大腿上软软磨蹭，手握着他性器撸了两把，重新坐上去。贾凡不像李向哲热衷健身，这个姿势找不着发力点，全靠高杨自己动，虽然累但也算掌握了主动权。只是他刚被艹肿了穴，碰哪里都又酸又胀的，快感和疼痛被同时放大，没多久就挂在贾凡肩上缴械投降：“我不行了。”

高潮过后高杨全身都憋得通红，方才被掐出来的印子都不明显了，贾凡抓了块毛巾给两人擦净身体，搂着他裹进被子里。窗外的冬夜漫长，所幸他们还有热空调与拥抱。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李向哲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做爱了，”两人枕着同一个枕头，连呼吸都格外贴近彼此，高杨问他为什么，贾凡说你听过那首歌吗，张惠妹的，做爱后动物感伤。说着他摸出手机执意要放给高杨听，网易云搜索到了却碰上地区限制无法播放，搭上梯子网速变差，缓冲得磕磕碰碰：“在悬崖，的顶端，时间总，是过，得比时钟还慢……”

高杨看他一顿忙活，差点没忍心笑话：“你不会用YouTube吗？”

三年后时过境迁，深秋夜晚高杨有条不紊收拾餐桌，贾凡嚷嚷着要帮忙，被他赶回沙发上说这儿不用你，有洗碗机。龚子棋跑去参加学生会聚餐，既然高杨有约他也不能闲着，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只有他们两人，一人占了沙发一头坐着聊天。

贾凡毕业证还没到手，已经开始畅想回国后的未来，第无数次给高杨讲家乡美食，大言不惭地拍胸脯：“等你回国去找我啊，我带你去海边吃烧烤，尽管吃，我买单！”

高杨竖起一条腿踩着沙发，脑袋枕着膝盖歪头看他：“你说的啊，苟富贵，勿相忘。”

博士生留学签证不好办，尤其他们这种敏感专业，贾凡六年来只回过两次家，梦里都在吃妈妈包的饺子。他问高杨多久没回国了： “你是不是就没回去过？”

“对。”他打个呵欠，贾凡问他不想家吗？“想啊，”他说，“这么多年，回去都物是人非……不对，该人事皆非啦。”

贾凡说是来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吃完聊到深夜，时钟滴滴答答走过十点，高杨磨磨蹭蹭靠过去与他接吻，吻到气息缠绵：“做吗？”

“做不动啊……”贾凡擦擦嘴角，摆出副无奈样子，“你知道我这几天累的，都给掏空了。”

“行吧。”高杨刚想催促他那就早点回去休息，被他环着腰不撒手，抱进怀里还跟小孩一样哄：“你还失眠吗？我在这儿陪你睡一晚。”

仿佛是打了个素炮，贾凡穿着李向哲的睡衣与高杨同榻而眠，睡到后半夜，龚子棋终于回来了，他一开花洒，这边的水管也跟着响。高杨眠浅，迷迷糊糊被吵醒了，翻个身再被同样睡眼惺忪的贾凡拥过去，温热的掌心捂着他耳朵：“睡吧，乖。”

贾凡身上有好闻的奶油甜味，从前就被高杨玩笑说是甜食吃多了腌入味。现在这香甜氤氲，在半梦半醒间将他萦绕，让他想起另一个人——他直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李向哲喜欢的到底是牛奶香调的香水还是贾凡。

许多年前他们还未各奔东西，都是一样的本科生。高杨还没买车，骑辆小摩托载着贾凡在校园里飞驰，被他紧紧抓着腰，一米九二的大个子从背后贴上来，俩头盔差点磕一块去。小摩托一路开到学校附近的plaza，李向哲刚在小群里说他排了二十分钟队，已经买好了两杯奶茶。

第二天龚子棋宿醉醒来，无精打采踢踢踏踏出来吃高杨煮的泡面。高杨问他昨天玩得怎么样，他呼啦吸一口面条说还行，就是喝多了，头疼，没什么胃口：“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人多的时候热热闹闹一起，完了一个人回家，就特别空虚。”

“有啊。你来之前我一个人住，平时上班不觉得，晚上有时候一个人出去买夜宵啊饮料什么的，就会突然有一种……怎么说呢，孤独感吧。”

“孤独？”面汤的热气熏得他揉了揉鼻子，“我看你过得挺自在。”

高杨垂下眼：“孤独这种感觉是没法摆脱的，你得学会跟它共处。”说完他自己就笑了：“我是不是说得很有哲理？快记下来。”

龚子棋被他一打岔，也笑了：“你要出书啊？小高语录？”

“什么小高！”高杨佯装生气瞪他，“叫哥！”

龚子棋平时没大没小，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喊他小高，上了床忽然觉悟了，一本正经改口叫哥，多少带点戏谑的意味：“哥，屁股再抬起来一点。”

“哥，我干得你爽不爽？”

“哥，你昨晚没做吧？怎么这么紧？”

他掰着高杨肩膀捏着他下巴把他整个人扭过来吻他，吻到一半射进他身体里。龚子棋说骚话的时候高杨来不及反应，心里可是一条条都记着，就等这时候拿刻薄话挖苦他：“今天这么快就不行啦？”

龚子棋不怒反笑，低头咬他，咬一口脖子，再咬一口锁骨，对待姑娘一般托着他奶子拢起来，含住了，边吸还边拿眼神瞄他，漆黑的眼珠子一眨不眨，真正像只伏在母亲胸口的小奶狗。高杨眼角笑意悄无声息地僵了，屈膝顶顶龚子棋的腰，小声说够了。

龚子棋放开他，躺倒边上，掌心往他头顶胡乱薅一把：“早知道我昨天不乱搞啦，养精蓄锐。”

高杨有炮友，龚子棋也有，约炮自由是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

对，约炮自由。

那天高杨原本打算陪龚子棋，不巧他带回来个身材火辣的白人姑娘，大胸细腰翘臀，一双长腿踩着高跟又细又直，大大方方笑容甜美跟高杨打招呼。罢了，晚上不如修身养性好了，这么想着他翻出自从搬家后还没从箱子里拆封的一摞游戏光盘。

白人姑娘叫声豪放，穿透了墙板，高杨带着耳机都能听见。他心无旁骛一路过关斩将打通了这局，电脑不合时宜地卡了，无奈只好退出重启，折腾得他泄了气，摘下耳机，舔了舔嘴唇，忽然觉得嗓子有些干，一定是空调房里待太久了。

抽屉里有跳蛋和按摩棒，高杨还在犹豫要用哪个，手机响了，金圣权说他们剧团巡演到三番，刚好这几天休息，问他要不要来酒店。高杨合上抽屉，看了眼时间：“你小男朋友呢？”

“这不放假嘛，张超回国了。”

从南湾开到北湾需要过桥，路途中有段高速，左手边是夜色里高耸入云的柏树，远处隐约的山峦，近处星星点点的灯火，云层稀疏，夜空中高悬一轮弯月，让他错觉自己正行驶于画中，踩着油门就开始哼歌：“Starry, starry night……”

路过收费站他把零钱递出去，多给了几个硬币的小费，之后就一直敞着车窗，冬夜的冷风打在脸上，正好清醒清醒：他觉着自己大晚上开半小时车上赶着送炮的行为有点儿犯贱了。不过贱就贱吧，开着窗子才发现外面飘起了小雨，凉飕飕地灌进脖子里，他打个激灵赶紧关上，心想人总要及时行乐。

金圣权是一等一的调情高手，床第间手段更甚，不用润滑就能把高杨搅得后穴出水。据说鼻子大的男人性器都不小，传闻无从佐证，不过金圣权确是这样，也因为如此，他扩张做得耐心十足，光是前戏就能持续半小时。还没正式被插，高杨全身都发了汗，他死要面子不肯讨饶，顾左右而言他，说是房间太热了要把空调调低一些。

“宝贝你身上湿透了，吹风容易着凉。”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顺着高杨后颈抓了一把，暧昧又色情地向下游移，沿着背脊线条，抹到尾椎骨底端，握着两瓣圆润饱满的屁股分开，阴茎深深浅浅地顶进去。

金圣权把节奏掌握得很好，时轻时重有缓有急，察觉到高杨快高潮了就会暂时歇一歇，让他浮在半空迟迟不能落下，一颗心悬着悬着，飞到顶端，再骤然跌落，把做爱变成过山车。他们侧卧着，金圣权一只手伸到高杨胸前玩他的乳珠，两根指头夹着揉捏，游刃有余好像在把玩什么珠宝玉器。

“再忍一忍。”他吻着高杨耳根低语，“宝贝，先别射，再玩会儿。”

高杨平时在床上很有节制，身体快到极限了无论如何也会喊停，今天是个意外，他任由金圣权玩了大半宿直到尽兴，玩得他穴口大张着，夹紧的力气都没有，被生生艹出了个几把的形状。

冬天天亮得晚，凌晨四点还是一片漆黑。高杨抱着个枕头发呆，高潮过后的空虚潮水一样将他淹没。没等他从莫名低落的情绪中出来，身下又进来了什么异物，他迟钝地回头，发现金圣权不知什么时候又伸进来几根手指在他穴里搅弄。

“还来啊？”他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金圣权折起他一条腿，高杨穴松得厉害，三根指头都裹不紧，于是他又试探地进去了第四根，拍拍高杨脸蛋，说话调子蜜糖一样的含情脉脉：“乖，最后一次，我用手给你弄。”

高杨知道他想干什么，无非是看这次肏得差不多了，想玩一把拳交。先前他见过金圣权这么搞张超，印象颇深，张超后来死活不同意再搞，说是刺激太大了。不同于性器官的部位停在肠子里，大得有些吃不消，原本就松松垮垮的肠壁又被撑开几分。高杨手肘撑着床。吃力地抬起上身，紧张地看他把拳头往里推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真能吃进去小半截成年人的手臂。

身体渐渐习惯了被异物填满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松了口气，还没喘匀，身子一软直直摔进了被子里。金圣权在他体内握成拳的手在一点点试着张开，柔软的肠肉陷进指缝间，他再猛然收紧，来来回回几次就把一贯矜持的高杨弄得哭叫出声。

拳头比几把要灵活得多，能够变着花样玩他，一会儿抽插一会儿换着角度旋转。高杨没坚持太久，身下就开始不住地流水，怎么也止不住，高潮迭起，一波紧接着一波，一场旷日持久的折磨，失态的样子把金圣权看硬了，抽出手重新提枪上阵。高杨内里已经软得快挂不住他，于是不得不按着小腹，权当操了个心理暗示。

晚上玩太过的后果是第二天高杨没力气再开半小时车回家，金圣权负责到底，把人送回去，让他好好躺着。

龚子棋上午也送姑娘回家，他临出门才发现鞋架上鞋子少了一双。回来刚进家门，厨房飘来一股煎蛋香味，他想当然地喊高杨，灶台前穿着粉夹克的男人回头，笑眯眯地：“Hello！我是高杨朋友。”

像只彬彬有礼的狐狸。

金圣权说高杨还在睡，龚子棋轻轻推开他房间门，室内一片幽暗，他放下了遮光窗帘，只依稀有几点阳光从缝隙中漏进来。高杨闭着眼睛，混混沌沌感觉到有人进来了，也没睁眼看是谁，喉咙动了动，声音哑得好似含了沙：“你先吃，我还不饿。”

龚子棋站在床边，看他被裹在一片凌乱的深蓝色毛毯里，几点光斑在他敞开的领口与脸颊上跳跃，让他看上去像一条浅滩里搁浅的鱼。

“是我。”

高杨迷蒙地睁开眼，清醒了一半，嗓子疼得像是被刀割过，又干又涩，他叫龚子棋帮他递下杯子，自己撑着床坐起来:“子棋……”

话刚起了个头，龚子棋低下去把余下全部含进一个柔软湿润的亲吻里。

去他妈的约炮自由。

4

除去李向哲金圣权和贾凡，高杨的炮友龚子棋见过好几个，有一个是搞华人资讯播报的，浓眉大眼长相阳光的小帅哥。最开始是高杨下厨的时候会把平板支餐桌上放新闻，当背景音乐，龚子棋路过好奇地瞥了两眼。之后某天晚上，他抱着枕头去隔壁敲门，推门进去看见平板里的帅哥坐在高杨书桌前开着电脑加班备稿。龚子棋揉揉眼睛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你是那个，那个……”

帅哥真人意外地还挺腼腆，斯斯文文跟他握手：“我叫陆宇鹏。”

还有一个挺漂亮的小男生，乍一看五官比高杨还清纯秀气像女孩子，要不是他一身西装革履的社会人装扮，龚子棋还以为是哪个高中里拐骗来的未成年人。

那段时间龚子棋在忙期末大作业和考试，一周七天凌晨回家中午出门，游魂似的背着书包到冰箱拿面包，往嘴里囫囵塞几口飞快地填饱肚子，转身就见到那个漂亮的男孩子，端一杯咖啡呆呆杵那儿，像只受惊的兔子。

事后龚子棋想起来还是挺意外，意外于他一直以为高杨是纯0来着。

“过分了啊。”高杨哭笑不得，一下子没搞明白这是在内涵谁。

他是读书时期在中餐厅打黑工认识的代玮，表面安安静静不起眼的小男孩，时不时就平地炸起一声惊雷。

刚认识那年，新年餐厅提早下班，几个朋友浩浩荡荡去酒吧跨年。李向哲也来了，他从西雅图回来过圣诞和元旦假期，带回个女朋友，人挺开朗，和他们一群男生也能迅速打成一片。几局骰子和扑克下来，高杨手气不好一直被罚酒，贾凡胳膊搭他肩膀上安慰说：“没事啊，辞旧迎新，没准儿过零点转运了呢？”

“行，过零点我再输算你的啊。”

“？不是这样吧？？？”

李向哲笑着看他们吵吵闹闹，起开瓶新酒给所有人把杯子满上，悄悄地又给姑娘杯里添了半杯雪碧。

后半场高杨借口头疼，坐到了包厢外围，不跟他们拼酒了。代玮就在他边上，手臂自然而然地缠上来，贴着他后背趴在肩膀上。小学弟喝了不少，脸蛋红扑扑的，像只熟透饱满的苹果，散着醉人的香气。

“高杨，”他低下头咕哝了句什么，声音被淹没在酒吧震天的音乐与鼓点里，高杨耳朵凑到他嘴边问他说的什么，他扯着嗓子喊出来：“你是GAY吗！”

整桌人的目光随即聚焦过来，姑娘与高杨之间隔着个张超，他反应快，往前探了探身挡住她好奇的目光，假意凶巴巴地吼代玮：“瞎嚷嚷什么呢，不会说话把嘴闭上！”

当晚高杨提前离场，没待到零点就把代玮拖走了，回家睡觉。小学弟醉得软乎乎，但也没到不省人事的地步，八爪鱼一样缠着高杨不撒手，滚到床上亲得满脸都是口水。高杨放弃了扒拉他毛衣，扯着裤子踩下去，滑溜溜的大腿缠着磨蹭，脚踝冰冰凉凉。

高杨问他想在上面还是下面，他说随便，打个呵欠又乖乖转身趴好：“你操我吧，我困了。”

夜里说得好好的，第二天清早代玮赖着高杨在他胸前拱了两下才慢悠悠地转醒，醒来摸到屁股麻麻的，心里一琢磨觉得不对，摆弄着还在睡梦中的高杨决计要艹回来。

喝了酒又泄过欲，高杨一觉睡得挺沉，他是被代玮干醒的。梦里清秀的男孩忽然长出李向哲那样的八块腹肌，嚣张地骑他身上，一个春梦醒来他才发现自己真被骑着干了。算了，干就干吧，肌肉和感官还未完全苏醒，只有梦里的情欲催动让股间一片粘腻触感格外真实，他配合地抬起腰给代玮省点力气。小男生毫无章法地乱捅，不同寻常的野路子反而给高杨艹出了那么点意思，就是跪趴得久了腰有些吃力，刚想换个姿势，代玮在他身体里射了。

不是急促的两下，是温热的水流持续不断地注入，很快把肚子涨得浑圆，高杨懵了一瞬，才意识到是被尿了，气得扭头瞪他：“你他妈有病吧？”

代玮昨晚喝了酒，导致他这个晨尿撒得无比漫长，高杨几乎装不住，用力夹紧了不想漏到床上，水流冲刷刺激着肠壁的感觉更刺激了，他一时没忍住，被尿射了。这下括约肌完全使不上力，随着代玮退出，带出液体淅淅沥沥顺着腿流到被子上，好像失禁一样。

小学弟还是一脸人畜无害，趴在他颈窝里抽抽鼻子：“高杨，生活好难哦。”

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代玮到了大四，秋招早过去了，拼命地投简历也是石沉大海。他学的金融数学，行业饱和得研究生毕业都愁工作，更何况他一个本科生。无奈家里催得急，湾区生活费也高，光是房租每月都得一千出头，总不好一直入不敷出。贾凡建议他可以试试转tech，做数据分析，于是他最近一直在找他们补习编程。

大过年的崭新的开始，高杨坐在马桶上把一肚子浑浊排干净了，自己扒着屁股接了水管对着往里冲。洗完澡他把被子床单卷起来一股脑儿扔进洗衣机，老旧的机子咣当咣当地转。贾凡和张超昨晚一个也没回来，代玮去贾凡屋里接着睡了，高杨套着薄薄一层外套到阳台吹风。加州是地中海气候，夏天干燥冬天潮湿，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底下飘起了雨丝，吹得他一哆嗦，回屋拉上了门。

在那之后无数个飘着绵绵细雨的冬日夜晚，他们打工到十点下班，裹着一黑一白两件长长的羽绒服，打同一把伞，走过两个街区，到计费稍微便宜一些的停车楼。深夜偏僻的角落寂静无人，他们躲在高杨的车里做爱，掩藏在深色的车窗背后，代玮喜欢这样拥挤狭小的空间，让肢体能够充分接触，享受插入或是被插入的快感。

很偶尔的停车楼里的声控灯会亮起，说明这一层一侧有人过来，他们噤声趴在座位上，鼻子里满是座椅皮革和空气清新剂的味道。代玮裤子半退，分身抵着高杨，伏低在他胸口乖巧得像一只猫——他们是两只黑夜里互相舔舐伤口的小动物，用性爱暂且逃避现实的重负。

“我小时候晕车，但是每周去学校总要坐爸爸的车，没办法，只好一上车就闭眼睡觉。”代玮音色低沉，和他本人一样温柔，“后来养成习惯了，闻到皮革的味道就想睡。”

“现在呢？”

高杨后脑抵着车窗，一条腿无处安放只能垂到座椅底下，这让他总觉得重心不稳快要翻倒下去，只能抓紧了车窗顶上的一道扶手维持平衡。代玮扶着窗往前挪了一些，去吻高杨的眼睛，带动下身更深入了一些，睾丸紧紧贴着穴口，比起做爱更像是一种情感宣泄，就好比他贴着高杨耳朵，呼吸的热气软绵绵地吐在脸上。

“你一定听过那个故事吧？小王子和狐狸。”

*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可你有一头金发，如果你驯养我，那该有多么美好。金黄色的麦田会让我想起你，我也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

“现在我会想起你。”

代玮抱着他问可以射在里面吗，高杨没有言语，直接挺起腰迎上去。

结束以后他穿好裤子送代玮回家，从车前窗望出去，细碎的几点雨滴汇集成小股再被雨刮器推着落下，马路上坑坑洼洼的积水映着路灯，像是点点星光。他需要在三番市里开一段陡峭的山路，忽而向下俯冲忽而仰倒几乎躺平，开车的人有惊无险，坐车的人仿佛坐在摇篮里，枕着星光就睡着了。

开出市区，走上一小段高速来到一片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住宅区，过了路口的红灯，再左转就到了代玮住的小区，高杨一路开到楼下，推推他。

“啊？这么快，”他揉揉眼睛，解开安全带凑上来在高杨脸上轻轻啄一口，亲完了自己害羞地低头抿抿嘴唇说晚安。

窗外只剩下零星的小雨，他竖起羽绒服领子推开车门一头扎进冬夜里，小跑进了楼道。高杨按下车窗跟他挥手：“代代，明天见！”

开车的时候坐着，感觉还不明显，高杨到了家锁车上楼，脱下内裤才发现精液早在腿上糊成一片。

即便是龚子棋这样的富二代在异国他乡待了两年也有压力，他的压力主要来源于长时间的习惯性失眠，褪黑素从一颗吃到四颗也没有用，隔段时间就会有那么一两天睁着眼睛到天亮。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刚捱过一段密集的deadline，理应一身轻松。他踢开被子浑身燥热地翻过来滚过去，睡眠被剥夺的夜晚痛苦得漫长。

凌晨三点，龚子棋在床边垂头丧气坐了二十分钟，决定要出门走走。加州治安不比国内，大半夜的沿街有流浪汉和游荡的醉鬼，他胆子大，仗着自己有肌肉和纹身，天不怕地不怕，沿着居民区一直走到大路边，突发奇想打了个车去金门大桥。

午夜的景区少了游人，只很偶尔地会有车从桥上经过。他沿着步道慢慢走，迎着冷风，走到桥中间席地而坐。夜晚的海风席卷着海浪哗啦哗啦，远处群山环绕，这一个瞬间天地被无限放大，生命轻得仿佛尘埃。

陌生的海湾，陌生的海岸线，他坐在这里把人生前二十年回顾了个遍，盯着一米开外的护栏发呆。

头顶忽然响起个轻快的声音：“你还真不怕冷啊？”

龚子棋出门那会儿也没想好要去哪里，只随手套了件连帽卫衣，他有段时间没理发了，半长不长被风吹得凌乱。他迷茫地抬头，高杨捱着他坐下，脱了半边羽绒外套分他一半温暖，自己抱紧了膝盖瑟瑟发抖。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猜的。”

其实他才不知道，甚至没发现室友不在家，碰巧罢了。

一个人的感伤被旁人偶然窥见忽然变得矫情，龚子棋清清嗓子，问高杨如果时光倒流会做什么？

“我啊，我不会来美国。”

“啊？为什么？”没想到是这个答案，龚子棋一直默认了高杨有在这边定居的打算，不然怎么会早早地连房子都买好了，“你想家啊？”

“对呀。”连夜空都应景地挂着一轮圆月，他轻声叹口气，呼出的白雾很快被冷风吹散，但是龚子棋看见了，他们之间距离太近，有种暧昧的温暖，“月是故乡明嘛。”

几年间身边的人来来去去，李向哲前几年刚从西雅图回来，金圣权跟着剧团全美巡演，贾凡毕业后去了明尼苏达继续深造，代玮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准备申请硕士，还不知道会落到哪里。陆宇鹏昨天来找他，说是公司不安排申请eb4移民，四月份也没抽中工作签，他不是STEM专业，OPT待满一年下个月就得回国了。

“不去跟贾凡道个别吗？”

“不了吧，跑来跑去挺麻烦的。”陆宇鹏对着镜子打领带，下午还要去演播室。镜子里高杨提醒他买回国机票可以去明尼苏达转机，这样只需要中转一道，省了来回的功夫。

“没必要。”他生硬地打消了高杨好心想要顺手帮他查机票的念头，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善，又牵扯嘴角笑说贾凡也不一定就很想见他。

陆宇鹏喜欢贾凡，但他从来不认，张超说他假正经，混在他们之间格格不入，他有意否认，却想不出辩驳的话，只好尴尬地转移话题。喜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人世无常，他们只在彼此生命里擦出转瞬即逝的火花，而后各自散落天涯。

高杨不再勉强，哪怕心里觉得惋惜。今天他一路把人送到楼下，陆宇鹏叫了辆车，眼看着车已经出现在前方街角，回身主动给了高杨一个拥抱说再见。

“再见面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咯。”

“是吧，”他叹了口气，听出来高杨直到最后还是没放弃隐晦地劝他。他们的关系足够亲密，足以让他坦率地吐露心声，又足够疏离，不会夹杂多余的负担。他拉开车门，上车前犹豫了一瞬，对着高杨苦笑：“学会对自己坦诚真是太难了。”

龚子棋抱着把吉他坐在二楼阳台晒太阳，将一切尽收眼底。高杨在路边目送车开走，他拨动琴弦弹了首友谊地久天长，楼下的人循着琴声抬头，被阳光晃了眼。

人来人往，高杨在这片海湾待到现在已经是第九年，当年他读研，明明在洛杉矶有更好的选择，最后却拒了那边留下来。

为什么呢，倒不是多舍不得这边积攒下来的交际圈，他只是很喜欢坐在桥上看海。这个秘密他没对任何人提起，以往数不尽的漫漫长夜，他夜不能寐就会来这里，坐在桥中间听风吹海浪的声音，会让他幻想自己是一条鱼，畅游在铺满月光的海洋里，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

两人相坐无言的沉默被龚子棋一个喷嚏打破，高杨问他回家吗，他甩开披在肩上的半边衣服跳起来，对高杨伸出一只手：“好，回家！”

年轻人爱逞强，死活不要穿外套，在桥上冻了小半夜，第二天就闹起了高烧。高杨早上在客厅碰到他倒在客厅里，吓了一跳赶紧去扶，摸得他手臂滚烫，全身烧得厉害。龚子棋人都迷糊了还嘴硬，说是不小心才摔了。高杨费力地把他扛回床上，喂了片退烧药，叫他乖乖睡觉。

醒来高杨还在身边，对着电脑打字，见他醒了，暂时放下手头工作给他量体温。龚子棋咬着体温计，含糊不清地：“你没去上班啊？”

高杨看一眼刻度，确认烧退了才放心，说他可以远程工作，不碍事。

“哦。”他呆呆应了一声，看高杨要走，下意识地抓住他手腕，想不到该说什么于是悻悻放开。高杨反握住他的手，坐回床边，像许多年前贾凡哄他睡觉一样，让龚子棋枕着他的大腿：“下回再睡不着可以来找我。”

5

龚子棋自认能把性与爱分得很清楚。

他长得帅，又不缺钱，在湾区待了几年，前前后后谈了三四个女朋友，最长的也不过五个月。分手了他回来给高杨抱怨，说和前女友没有共同话题，小姑娘每天追追剧逛逛街，吃吃玩玩无忧无虑，过得也太空虚了。

高杨刚洗完澡在吹头发，吹风机和排气扇的轰鸣加在一起，他只能大约捕捉到龚子棋的只言片语，听了个大概吐槽他：“不然你想怎样？你是找女朋友还是评优秀青年啊？”

龚子棋从床上弹起来：“人生都没有追求了！”

“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轻易用你的价值观去定义别人。”他吹完头发，把线一丝不苟缠绕好放回柜子里，说到兴头上就没完没了，“有的人能因为理想啊，兴趣爱好啊，走到一起，也有的情侣是在一起了，才找到共同的目标。”

龚子棋听他说得一套一套，忍不住就要打趣：“道理不少，怎么就没见你处个对象？”

高杨的炮友他认识不少，正经的男女朋友是一个也没有。周围的人分分合合，唯他一人独善其身，问就是现在这样没什么不好。

龚子棋大三暑假留下来做实习，第一次参与了高杨生日的多人团建。那天正好是工作日，他一个实习生，没好意思早退，熬到五点下班，赶到酒店套间那边已经玩嗨了：四具赤条条的肉体在床上纠缠，高杨和代玮以69的姿势互相给对方口，身后同时分别被张超和金圣权干着，李向哲坐在书桌前处理邮件。

“靠！玩这么大的吗？”龚子棋没见过这等阵仗，为了掩饰局促躲进了浴室洗澡。

等他再出来，金圣权识趣地把张超拉走了，一左一右搂着超代两个美人玩双飞，留下高杨单独占了一张床，勾勾手指叫他过来。他扒着高杨穴口，里面已经完全被肏熟了，浑浊的白精糊着嫣红的穴肉，手指一碰就吸着他不放开。

高杨情欲正盛，眼尾眉梢都是满溢的春情媚意，缠着他黏糊糊地接吻，吻到两人呼吸都变得粗重，唇齿间拉出一条银丝。龚子棋托着他屁股，性器抵在穴口了，他忽然想起来什么，有点紧张地后退：“你介意吗？介意我就去洗一下。”

“不介意，”湿湿软软的肉穴正好方便他一插到底，里面全是温软湿滑的液体，像是捅进了水球里，随着抽插还带出来不少白浊，噗嗤噗嗤。他伏低下来边吻边艹，鼻尖相抵，声音与他的身体一致强有力地压下来：“被几个人射过了？”

寿星当然是要被挨个肏的。高杨被他捧着脸，四目相对不过几厘米的距离。他无法逃离，在龚子棋眼里看到自己情迷意乱，额发乱糟糟贴在脸上的模样，羞赧得闭上了眼，声音极轻，尾音还带一点甜腻的颤抖：“就差你了……”

房间是下午两点开的，到现在他穴里就没消停过，松是肯定松了，但也肿了，正好咬紧了龚子棋插进来的几把，像一颗饱满欲滴的桃子，轻轻一掐就流出汁水。

李向哲回完邮件过来加入他们，坐在床头让高杨给他撸。高杨下身被龚子棋整个托起来了，抓着两条腿圈在腰上，腰直接脱离了特地用来垫在身下的枕头，悬在半空。这个姿势让他分不出心思来照顾李向哲，心不在焉地撸了几管，禁不住抓着他手臂压低了声音呜咽。李向哲最受不了他可怜兮兮的上目线，索性自给自足，让高杨躺在他腿间，自己在他脸上脖子上磨蹭。

龚子棋插了这么半天，他艹得又快又急，搅动着高杨肠子里积攒的液体：润滑，他自己的体液，还有被内射的精液，搅到最后全混在一起，被打发出奶油一样的绵密泡沫。龚子棋把几把拔出来，上面沾满了乳白色，送到高杨唇边让他舔干净，他咬了咬嘴唇，乖乖从顶端含住开始吃，一直吃到翅膀纹身的顶端，把溅到上面不知是什么的液体也舔干净了，舔得脸上全是秽物。龚子棋抓着他头发，还硬得像块烙铁似的阴茎直挺挺往他脸上戳，将那些咸腥奶泡刮下来，再捏着他下巴让他含进去。

这一回他没有像以往习惯的，射在高杨上下两张嘴里，而是让他撸着尽数射到了脸上，也不在意他满脸的污秽，弯下腰来与他接吻。

那天晚上确切是做到了什么时候龚子棋不记得了，印象中最后是李向哲把高杨抱到了浴室，里外清洗干净了裹在宽大的浴巾里抱回床上，金圣权搂着张超睡着了，代玮自己占了张床睡得正酣。龚子棋面无表情坐在酒店的飘窗窗台上，仿佛与世隔绝，低头看城市灯光闪烁交织成银河。玻璃窗倒映着满室的旖旎与温情，他没来由地想起高杨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孤独感。

他在想高杨真的会感到孤独吗？明明有那么多人爱他。

龚子棋印象中只唯一一次听高杨主动提起过爱情相关，其余时候他总是一副风平浪静，百毒不侵的样子。那年春假龚子棋从别处回来，高杨去机场接他回家。那天正好是傍晚，他们迎着落日，路两旁是一片未开发的草地，绿色的海洋在风里摇曳，绵延起伏，连着远处的山脉，天边是紫色的晚霞。

高杨扶着方向盘，前言不搭后语冒出来一句：“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忽然很想恋爱吗？”

龚子棋在回消息，漫不经心地搭话：“什么时候？”

“有时一个人开车，路上看到那种，特别美的风景，”高杨眼角余光瞄了他一眼，也不在意他是否在听，自顾自地说下去：“就会很希望有个人可以帮我拍下来，或者有人可以分享。”

“这好办啊，”龚子棋二话不说举起手机对着窗外，咔咔拍了好几张，微信上传给高杨：“全发给你啦，有张糊了，你自己筛一下。”

开到市区碰上晚高峰，高杨踩刹车的右脚都麻了，被堵在车流里停滞不前。他无聊地捡起手机看龚子棋刚发来的七张照片，车速过快，导致拍出来的景物多有重影，只有一张定焦到了山峦间的红日，虚化了近处一晃而过的电线杆子。

高杨一张张翻过去，放大了看到照片上有模糊的斑点，于是凑到车窗前检查。玻璃表面布满了深深浅浅大小不一的印子，那是高速上昆虫撞到挡风玻璃的尸体，平时开车目光放得远，这样仔细一看才显出斑驳。

他下意识用手去抹，而后才反应过来污点在外侧，坐回来打开雨刷的清洗模式，自言自语说该洗车了。龚子棋胳膊肘碰碰他，提醒他前面的车走远了。

很久之后的某个夜晚，关于女友的话题进行到一半，龚子棋躺在床上，等高杨关灯上床。他睁着眼睛适应黑暗，漆黑的背景中朦朦胧胧浮现出那天嵌在车窗里的落日。于是他摸索过去鼻子埋在枕边人颈间，吸一口发尾浅浅的青草清香，伴着若有似无的绿色花香，被细雨沾湿了，泛着层薄薄的水雾——那天他们在商场，柜台姑娘递了张香水试纸，龚子棋随手接过来一闻，回头就买下来不由分说塞给高杨：“这个适合你。”

“高杨，”他问，声音在寂静的夜色里格外温柔与低沉，“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啊，”时至今日，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太久，也许是因为被龚子棋胡茬蹭着脖子，触感真实得让人安心，他再回想起来也能坦诚地面对过往，“很久以前了，高中和一个学弟。”

年少时连雨夜与阴霾都温柔得缠绵，爱如潮水奔涌，将两颗热烈的心淹没。

“后来呢？”

“有人拍到我们在宿舍接吻，发到网上，人都猎奇嘛，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很难堪。”轻描淡写地带过，高杨枕着龚子棋手臂轻声笑了一下，“然后我就来这里啦。”

他们都是骄傲的男孩，勇敢得无知无畏，愿意为了彼此付出一切，除了自尊。

后来十八岁的高杨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国度，下了飞机开始一路查单词，还是对着快餐店招牌上眼花缭乱的词汇头疼。他不擅交际，没加几个同学群，也没什么朋友，磕磕绊绊地找房子，照着攻略办电话卡公交卡和银行卡。

所幸两个室友是同专业的学长，相处还算不错，熟悉以后他拜托学长载他去金门大桥。那天正好也是夏天，李向哲上回来海湾还是冬天，他没想到这里一年四季一个温度，什么也没准备，和高杨两个人在桥上被冻成了狗。

仗着自己个子高，李向哲张开双手走在前面说要给他挡风，高杨哭笑不得，抱着手臂在风里大喊说我们回去吧。

回程路上绕道到校图书馆捎上贾凡，三个人去吃一家台式火锅，一人一个小锅那种。贾凡对着菜单纠结半天，这个想试那个看着也很好吃，李向哲说你都点呗，剩的打包，明天午饭也有了。高杨麻利地要了个特辣口味的锅底，端上来烧开了，汤汁咕噜咕噜冒着红色泡泡。

贾凡眨巴着眼睛，被锅里厚厚一层辣油吓到：“看不出你这么能吃辣。”

“挑战一下。”他笑说，白雾升腾起来模糊了镜片，他慢悠悠搅着锅里的食材，吸吸鼻子闻到食物温暖的味道。

活着真他妈好。

6

龚子棋本科比别人多读了一年，工作倒是找得挺快，他人缘好，毕业前就借着朋友内推助力，定了洛杉矶一家影视公司的配乐助理。五月中旬毕业，七月初入职，中间隔了一个多月的空窗，算个小小的暑假。

高杨问他想不想看鲸鱼，就当是毕业礼物，他说行啊，于是临睡前高杨靠着枕头一篇篇查攻略。

“不用这么麻烦吧，”龚子棋的思维简单粗暴，“找评分最高的就好啊。”

高杨放下手机跟他解释，除去点评网站的评分和价格，每个季节可能看到的鱼群种类也不一样，还有每艘船出海的时间，是否需要预约，总得提前做好功课吧。

龚子棋躺平了举手投降：“听你安排。”

Whale watching是这边相对小众的观光项目，他们需要从住处开将近一小时车到Monterey bay，再搭乘轮船出海。临行前高杨唠唠叨叨地叫龚子棋带上厚衣服，海上风大。他自己抱着羽绒外套锁门，大夏天的，离了空调房手上渗出汗，走下楼梯换到右手，回头对着龚子棋说出来都觉得好笑：“为什么我总在叫你添衣服啊？”

船开了十分钟海岸线就消失在远方，四周茫茫一片，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在空旷的海面肆意翱翔，卷起浪花拍打着船身。遥远的海面盘旋着几只海鸥，叫声从远方传来，像山谷里漫长的回声。

他们站在船尾吹风，高杨问龚子棋晕船吗，他大言不惭：“开玩笑，我一个专业冲浪选手，怎么可能晕船？”

“你盯着底下五分钟试试？”

说试就试，摇晃的船身加上不规则摇曳的浪花，没到时间他就趴着栏杆差点一头栽下去，高杨赶忙拉他：“喂喂，别掉海里啦！”

他作势握着对方一只手回身抱了个满怀：“嘿，我装的。”

距离陆地越远海水温度越低，连带着风里也仿佛夹着冰碴儿，高杨裹着外套脸上还是被吹得冰凉，龚子棋温热的嘴唇掠过他鼻尖，像是吃了一口夏日沁凉的冰糕。

前头传来热闹的惊呼，应当是鱼群出现了，高杨推开他绕到船侧，眼睛亮闪闪的与一旁坐在爸爸手臂上的小男孩无异：“哪呢哪呢？”

也不知道真正想看鲸鱼的人是谁。

“看那边。”龚子棋指给他看，远处飞快地掠过几道黑色的线条，在海浪里一闪即逝。

高杨有点失望：“那就是吗？”

船往前开，距离鱼群更近了些，可以稍微清晰一点看到座头鲸跃出海面扇动的黑色鱼尾，拍起雪白的泡沫。他撑着栏杆发呆，想起了海洋馆里的海豚表演：“我以为能看到那种，就是电影里面，船开过去，像座山一样的巨大鲸鱼。”

“嗨，那船要翻啦。”

其实两年前龚子棋就陪女朋友来看过一次鲸鱼，当时的姑娘白白瘦瘦，和他以往找的美艳款不同，是清纯型的，眼睛仔细看和高杨还有点像。他谈过的几个女朋友，只有这一个没带回家过，大概潜意识里怕尴尬。

他看高杨不言不语，碰碰他肩膀：“失望了？”

“还行。”没看到想象中的蓝鲸，倒是吹了好半天风，吹得脑袋都嗡嗡响，他扁扁嘴改口说：“有点儿。”

今儿不巧是个阴天，海上笼着一层厚厚的云，连海水都变成压抑的蓝灰色。船上的游客聚到了船头，那边又游过来一小群追逐打闹的座头鲸，高杨懒得再走动，倚着栏杆远远望一眼。他在想龚子棋下个月马上搬走了，是时候准备招新房客了。想到这里就没什么精神，短短的招租广告被他一拖再拖，不然干脆别租了，新室友万一相处不来也难受，至于房间，或许可以改成书房。

打住打住，他自嘲地笑笑，劝自己别矫情了，好歹一千多刀收入呢，房贷能抵一点是一点。

高杨举目四望寻找龚子棋，才发现他就在身后，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落到他怀里，刚想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收拾行李，还没说出口，就听他声音咬着耳朵，也就是仗着周围没人听得懂中国话才敢说得这样露骨：“高杨，我是不是艹你最多的男人？”

好歹大庭广众之下呢，高杨半羞半恼地推他手臂，硬邦邦的，推不开，索性放弃了。五年前的男孩长大了，隔着臃肿的外套，在海上与他紧紧相拥。冷风吹得久了，眼圈有点儿红，高杨揉揉眼睛：“怎么的啊？你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吗？”

温热的吻落到脸颊边：“如果我说是呢？”